

警察空闲时当演员拍戏百余部

他是一名警察,多年办案无数;他也是一名演员,8年来,空闲时间拍戏百余部——《疯狂的石头》、《周恩来在重庆》、《记忆之城》等影视剧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每演绎一个角色,我都能从中悟到许多做人的道理。”他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演好戏中每个角色,同时扮演好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这就是拍戏的乐趣。

八年拍戏百余部

他掏出警官证证实自己的身份,但还是有人不相信:“你这是拍戏的道具吧?”

43岁的任为周穿着件白褂子,对着日本鬼子点头哈腰,俨然一个汉奸特务;

有时,他穿着西装,坐在老板椅上,对下属发号施令,俨然又是一个暴发户;

在《疯狂的石头》里面,开场不久,任为周就在那句经典的“别摸我”(BMW)台词出现之前,给3个小偷开出罚单。这时,他是一个交警……

实际上,任为周真实的身份是江北区公安分局一名普通警察。多年来,当他“变”成庄稼汉、特务或者老总时,没人相信他不是个专业演员。他掏出警官证证实自己的身份,但还是有人不相信:“你这是拍戏的道具吧?”

上月,在彭水县龙溪乡如榔村,任为周一脸沧桑坐在门槛上,穿着一件老式红背心、一



《疯狂的石头》中,任为周演交警

条洗得发白的劳保裤、一双沾满泥巴的解放鞋,完全是一个活生生的庄稼汉!

他正在拍《天路》,这部本土电视剧以如榔村村支书刘昌福为原型。任为周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就是村支书刘昌福。

8年来,任为周利用空闲时间拍戏百余部。

偶然走上“演艺路”

《记忆之城》、《周恩来在重庆》、《疯狂的石头》等都有他的身影。

2001年一个偶然机会,任为周走上重庆电视台的荧屏。栏目剧《巴渝警视》需要大量非专业演员,本身是警察,从小喜欢文艺,在部队又常常出演舞台剧的任为周报了名。

《刑警的第一课》是任为周出演的第一部戏,一共只有20分钟长,在长寿拍摄。戏中,他扮演刑警队长这个配角,虽然戏不多,但任为周仿佛回到亲切的部队:“面对镜头,我仿佛又回到军营,踏上了熟悉的舞台。”

此后,任为周又接拍了多部《巴渝警视》栏目剧《雾都夜话》里也留下他的身影。

2003年,任为周通过观众投票被评为《巴渝警视》栏目组最受欢迎男演员。

随着知名度的不断提高,找任为周拍戏的已不再局限于本土剧目,《记忆之城》、《周恩来在重庆》、《疯狂的石头》等大剧拍摄组都找上他。唐国强、孙俪、胡军等影视大腕都曾与他拍戏。

痴迷演戏的任为周从没因拍戏耽误工作,为了这一业余爱好,8年来,他“断送”了自己大部分休息时间:“如果拍戏和工作时间有矛盾,我宁愿不接。”

“抢”了刘德华角色

《疯狂的石头》中,他扮演一名交警。

出演《疯狂的石头》,让任为周彻底火了一把。他在这部影片中扮演一名交警。这个角色原由该片投资人刘德华客串,但刘德华因档期原因临时不能参加。

此时,摄制组里一名叫陈正华的演员向剧组推荐了任为周,陈正华在《疯狂的石头》中扮演“厂长”这个角色。在《巴渝警视》中,陈正华曾与任为

周有过合作。

接到剧组通知,任为周感到高兴的同时也觉得任务艰巨——他虽是一名警察,却没有交通执法经验。

“我在电影里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而是整个重庆警察的形象,容不得一点马虎。”为能更好地在电影中展现重庆警察的形象,任为周利用业余时间多次向交警学习交通法规、执法程序和手势等。立正、敬礼、开罚单,在电影中短短几分钟的镜头,任为周练习了上百次。

《疯狂的石头》一炮打响,任为周也因此被更多观众所熟悉。

唐国强教他“走位”

“越是大牌明星,越没架子。”

与大腕对戏,是任为周最初很担心的事。可几场戏下来,顾虑完全打消了。

“越是大牌明星,越没架子。”后来,任为周总结出这一点。

“在业余演员中,你算很专业的,但是有些基本功还要加强。”在电视剧《张伯苓》拍摄过程中,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的扮演者唐国强就曾对任为周说过这样一句话。

剧中,任为周饰演一个特务,和一帮地痞特务一起迫害张伯苓,最终未能得逞。

“你要注意走位时的表情和形体语言。”拍摄空隙,唐国强忍不住收了个临时的警察学生。

“唐国强完全没架子,很随和。他教我走位时,一定要按

剧情需要,用表演的方式,充满情绪和角色感。”

在和其他大腕对戏时,只要有戏,任为周都会虚心请教,从中受益良多。

8年来,任为周出演过百余部戏,演过形形色色的人。在所有角色中,《记忆之城》最让他印象深刻。

在这部34集的央视大戏中,任为周饰演国民党一个飞行大队大队长,剧中这个队长甚至连名字也没有,但角色集各种矛盾于一身,是一场让任为周当场流泪的戏。

“日军侵华,飞行队明知敌不过日军,却不肯退缩,大家都决定拼死一战。这时,上级却下令撤退……”任为周说,这让他无从选择,最后,全队官兵只好流着泪撤离了。

任为周说,自己最不擅长的就是哭戏,而在这场戏中,当官兵撤离时,他嚎啕大哭了:“我是真正将自己融入了戏中,觉得这个大队长的处境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我。”

任为周表示,曾身为军人的他虽扮演过很多角色,却一直没演过解放军,希望有朝一日能实现这个愿望。

主业还是当警察

“爱好只能是爱好,如果爱好变成了职业,也许就会变成痛苦。”

拍戏让任为周成为重庆警察系统里的名人,私下里,同事们都叫他“任演员”或“任明星”。

就连一些犯罪嫌疑人也认得这个演员警察。在花园新村派出所当民警时,一次,任为周

和同事抓获了几个人室偷盗的小偷,在将其中一个小偷抓住时,小偷扭头看见他,冲口而出:“你不是电视里演的那个演员么——你们是在拍戏吧?”

还有一次,他抓获的一个人对他说:“你不是交警吗?《疯狂的石头》里面那个?”任为周一愣,哭笑不得。

“我对拍戏有天生的爱好,可以说是疯狂,但这毕竟只是我生活中的作料,就像做菜时放的盐,虽必不可少,但‘主料’还是警察这个职业。”任为周说,他本有机会将这爱好变成职业,但他不愿意。多年来,他从没因拍戏影响过工作:“爱好只能是爱好,如果爱好变成了职业,也许就会变成痛苦。”

他说:“我拍戏不是为了钱,拍这些戏的报酬都很低,有的甚至要自贴伙食。最重要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体验生活,并将从中得到的宝贵经验作为我本职工作的参考,让我在工作中更能急百姓所急、想百姓所想,也让我在生活中扮演好各种角色。”

同事们说,任为周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而这年轻的心态就是他在拍戏过程中形成的。

任为周利用空闲时间拍戏,也得到领导的支持。“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如何提升警察队伍文化素养,也成为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江北区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提出了‘文化育警’的口号,希望能够培养出一支办案能力强、文化素养高、‘全面开花’的警察队伍,形成咱们的‘江北警察精神’。”据《重庆晚报》

贪官受贿 老婆当“接待员”

孙荣耀,一个副厅级干部,通过妻子金乐勤受贿31.4万元,结果双双被判刑。他们对一行贿人在合同结束后不再送钱的明显利益关系,没有感到什么不妥;对另一行贿人在孙荣耀退休后还来送钱,表示“很感动”;而案发后找朋友帮忙受冷遇时,又感慨“现在关系变了”;在侦查阶段已如实供述受贿事实,却又在庭审中当庭翻供——夫妇俩表现出的这些矛盾心态,以及金乐勤能对孙女严加管教,却又管不好老伴,反而帮助受贿的矛盾人格,表明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已渗透到政治生活中,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价值观,权钱交易被一些人看成合情合理的东西,这是相当可怕的。

7月23日,65岁的孙荣耀和他的妻子金乐勤双双收到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法院的终审裁定。孙荣耀,这名已经退休的副厅级干部、某央企下属杭州电连接器厂原厂长,在他曾经荣耀的履历上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笔——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财产10万元。金乐勤作为“特定关系人”,也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

“789”举报牵出了他

孙荣耀的案发,源于一封网络邮件。2007年,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收到一封举报杭州电连接器厂财务处原处长夏幼珠的信件,落款是一个代号“789”的网络邮箱。承办干警用自己的大学寝室号“108”作为代码,给“789”发去了联络邮件,不久便收到了明确的回函。“789”开门见山地说:“108,你好!夏幼珠是前任厂长孙荣耀提拔的财务处长,两人关系很好,而且孙荣耀是一个较贪的人……所以要查夏的问题不能找这个领导。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比较难办,那就是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往往打着为群众办事的幌子,一旦你们调查,他们便会在群众中造舆论,说好事不能做,有人告状了……一旦发觉你们调查,他们会通过各种关系来进行疏通,甚至行贿,我们相信你们会坚持原则的。”

“789”的来信,不但提供了夏幼珠私设小金库贪污公款、受贿罪(夏幼珠因涉嫌贪污、受贿犯罪,已被提起公诉),而且还点出了另一个人,一个认为自己是冒着风险为群众谋利益的人,一个被群众认为“较贪

的人”。他,就是已经退休的杭州电连接器厂原厂长、副厅级干部孙荣耀。

朋友不愿违规帮忙

根据举报和初查,检察机关决定对夏幼珠立案侦查,这个消息挑动了不少人敏感的神经。孙荣耀的妻子金乐勤在日记里记录了两人得知夏幼珠被刑拘的消息后,在家中“安排后事”的点点滴滴。那天,孙荣耀一早起来打电话打听消息,然后开始整理东西,一边整理,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次肯定要进去……好官为职工反而要坐牢,还不如贪官……”接着,他经过一番思索,写了一张字条给妻子,并说道:“你放好……以防万一,要抄家的……”这张字条上写着:“如果我出事,你找下列人员:……”下面是一些人名和电话,有的是他“为官”期间结交的“各方面朋友”,有的是他当年的同事和“业务伙伴”。接着,孙荣耀又打电话向一些“当领导”的朋友咨询,放下电话后,他担心地说:“听口气,好像现在关系变了啊!”听到这句话,金乐勤心里咯噔一下,她叹道:“世道就是这样,人情万变!”

最终,这张字条不但没能帮助金乐勤逃脱法律的追究,反而成了孙荣耀畏罪心理的旁证。

承包期满行贿人不再送钱

在孙荣耀的履历里,无处不透露出他的勤奋刻苦和过人才华,也无处不体现出党和国家对他的悉心培养和充分信任。1960年,16岁的孙荣耀进入一个中央部委所属某研究院的中等技术专业学校学习。中专毕业后,他被安排到基层连

队锻炼了两年,后进入某研究院当技术员。此后,他在多家企业任职,期间还进入南京工学院深造。1992年底,当时的航天工业部任命孙荣耀为杭州电连接器厂厂长,48岁的他顺利迈入了副厅级干部的行列。

在10年的任期里,他领导的杭州电连接器厂参与了“神五”、“神六”的部件研制,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是,才华和事业为他带来的荣耀,却让一个“贪”字全部葬送。AAA产品(化名)就是孙荣耀失足的起点。

AAA是一个军民两用产品,一直由杭州电连接器厂的关联企业某科技开发经营部负责生产,孙荣耀的老同事沈劲松是这个产品的负责人。在孙荣耀将要“退居二线”的两年前,他突然建议沈劲松独立承包AAA的生产,但是一直在国企工作的沈劲松十分担心经营问题,并不想搞承包。孙荣耀就劝他说:“我会协助你,还可以分一些业务给你做。”沈劲松这才下定了决心。

2000年12月,正式从孙荣耀的“同事”变成了“业务伙伴单位负责人”的沈劲松,为了确保今后的业务来源,给孙荣耀打了个电话:“孙厂长,你家里有人吗?我想来看看你。”孙荣耀于是安排妻子在家接待沈劲松,这一“接待”,金乐勤收下了沈劲松送的2万元钱。2001年,在“孙厂长”的安排下,杭州电连接器厂果然将部分上级下达的加工业务划给了沈劲松的企业,保证了他足够的业务量。沈劲松心想:这可真是老孙关照,没有他的帮忙,谁能做到这些业务?默契就这样建立了,从2000年12月至2004年春节,“业务伙伴”沈劲松先后八次来“看孙厂长”,其实一次

也没见着孙荣耀,有时连孙厂长的家门都不进去。通过金乐勤,沈劲松先后送给孙荣耀人民币28.4万元。

2004年,沈劲松结束了AAA产品的承包合同,从此就不再送钱给孙荣耀了。如此明显的利益关系,如此直接的金钱贿赂,孙荣耀和金乐勤却完全没有感觉到有何不妥,或许他们把沈劲松的不再送钱,也看成了“人情万变”的又一个事例。就在孙荣耀夫妇收到终审裁定的两周前,沈劲松因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老伴当贿赂“接待员”

孙荣耀的妻子金乐勤,几乎做了一辈子的老师,从杭州电连接器厂幼儿园退休后,她最重要的两项工作就是照顾孙女和打理“家庭财产”。对于孙女,她尽心尽责,要求严格,生怕孩子受到一点点的不良影响。她的日记,大多数内容都是孙女的真心话语、孙女的心情变化、孙女的点滴进步。甚至有好几次,她为了孙女喜欢上上网打“双扣”而责怪自己的儿子、儿媳、孙荣耀和亲家母,认为他们没有给孩子做好榜样。就在孙荣耀忙着“交代后事”那天,金乐勤还在日记的最后写道:“这次幸好因因不在,我们情绪不对,肯定态度也不会好,对她也有影响。真好!这星期她在外婆家,谢天谢地!”

然而,相对于教育孙女的专业水准,金乐勤在家庭理财方面的水平就显得比较业余,不但没有管好丈夫,反而成为了接受贿赂的“接待员”。除了经常来送钱的沈劲松之外,孙荣耀的另一个“业务伙伴”孙群最清楚金乐勤的接待。孙群的公司一直是杭州电连接器厂的

联营厂,2001年底,杭州电连接器厂开联营厂会议的时候,孙群看见沈劲松热情地向孙荣耀敬酒,并听见他说:“我承包赚了钱,要谢谢孙厂长的!”孙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也照葫芦画瓢,连续六年春节通过金乐勤给孙荣耀送红包,从2001年到2006年,先后共计3万元。孙荣耀对此的理解是:“在平时的分配生产任务、结算加工费等方面给孙群一些照顾。”金乐勤对此的理解则是:“孙群在2005年孙荣耀退休了以后也还来送钱,我很感动的。”

对于这些“令人感动”的钱,孙荣耀和金乐勤都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以为在退休之后还来送钱,就说明孙群送钱是出于朋友关系,这些钱不是受贿。

庭审时当庭翻供

在孙荣耀和金乐勤的案件里,笔者看到他们的内心和行为都充满着矛盾。孙荣耀嘴上说自己是“好官为职工要坐牢”,行动上却是忙着在家里安排后事。对于金乐勤来说,她一方面要孙女“小时候读好书,将来不用依靠别人养”,另一方面又不断收下别人送的钱。究竟她是认为靠自己的能力生活才光荣,还是认为有人送钱才证明有地位呢?另外,孙荣耀夫妇在侦查阶段已经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受贿事实,却又在庭审中当庭翻供。金乐勤的行为原本可以认定为自首,但其当庭翻供的突变,使公诉人不得不在庭上明确提出:“两人依法均不能构成自首。”

最终,法院采纳了公诉人的意见,对孙荣耀夫妇都判处了实刑,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据《检察日报》



孙荣耀在宣判笔录上签字